

書

諸夏侯曹傳第九

魏書

國志九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爲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爲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車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僞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柰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旣免太

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

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

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

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

後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爲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

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内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

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爲前將軍

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卽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

之於官不治產業謚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
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
懋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懋即清河公主也懋歷位侍
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

魏略曰懋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懋親及即位以爲
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淵處都督關中懋性無武略而好
治生至大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懋者遂召還爲尚書
懋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懋不和其後羣弟不遵
禮度懋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懋以誹謗公主奏之有
詔收懋帝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爲此
必清河公主與懋不睦出於譖構與不推實耳且伏波與
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爲然乃

發詔推問爲公主作表者果其羣弟子臧子江所構也

充薨子廙嗣廙薨子劭嗣

晉陽秋曰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卒惇之孫也嗣絕
詔曰惇魏之元功勲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況朕
受禪於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擇惇近屬劭封之

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
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

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末起兵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衆
爲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爲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
舅杜陽爲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表術聞而壯之
以爲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
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爲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

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為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
 諫浩曰今兵勢彊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
 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為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
 君為中軍主不宜沮眾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為中護軍置
 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
 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
 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
 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
 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子靜嗣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
 罪太祖營救之得免

魏略曰時兗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
 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
 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豨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
 與禁并力遂擊豨降其十餘屯豨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
 魏書曰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為之語曰
 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
 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
 以淵為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
 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
 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隃麋
 汧氏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

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圍
遂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涼州刺
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軍
不利汧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叙起
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叙於後盡殺超妻子超
奔漢中還圍祁山叙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
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
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
水上超將氏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
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
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
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

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
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
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
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
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
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氏王千
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
乃假淵節初抱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
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抱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巴
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
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
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

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氏羌下辯收氏穀十餘萬斛
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
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
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卽拜淵征
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
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
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
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
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詐但知任
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
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
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爲討蜀護軍右將軍進

封博昌亭侯素爲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淵舊勲
赦霸子徙樂浪郡

魏略曰霸字仲權淵爲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
黃初中爲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爲前鋒進至興世圍安
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
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爲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
得其歡心至正始中代夏侯儒爲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
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爲從子而玄於曹爽爲外弟及司
馬宣王誅曹爽遂召玄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徵
以爲禍必轉相及心旣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
和而淮代玄爲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
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卧巖石下使人求道未

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
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爲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
爲妻產息女爲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
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
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
爵寵

霸弟威官至兖州刺史

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荆兖二州刺史子駿并州刺
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孝若以才博文章至南陽相
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由此一門侈盛於時
威弟惠樂安太守

文章叙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

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
年三十七卒

惠弟和河南尹

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淵第三子
稱第五子榮從孫湛爲其序曰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
聚童兒爲之渠帥戲必爲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
鞭捶衆莫敢逆淵陰竒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
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
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
汝矣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
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
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日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

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
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竒之漢中之敗榮
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
而戰遂沒陣

衡薨子績嗣爲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襄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仁祖襄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

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
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爲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表
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爲軍前鋒別攻陶謙
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卽墨開
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

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
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
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爲繡所追
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
與表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彊諸縣多舉衆應之
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
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
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
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
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
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
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

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將數萬眾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眾少，遂為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眾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為仁當住溝上為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眾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眾乃退。矯等初見仁

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眾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

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
追賜仁父熾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
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
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
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
初四年薨謚曰忠侯

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傳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加
也張遼其次焉

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寧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
封泰弟楷範皆爲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

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
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

里咸以爲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
所稱年十八爲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
從征戰

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表譚出戰士卒
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
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
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及北征三
郡純部騎獲單于踰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
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
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卽位追謚曰威侯

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
祖難其帥純以選爲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

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
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洪伯父鼎爲尚書今任洪爲斬春長

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爲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
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
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
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
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
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
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
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

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
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
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卽位爲衛將
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
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
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
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
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魏畧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
眞爲譖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太后責怒帝言
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
太后又以爲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爲司空時以已率下每

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
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
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
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
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悖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
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
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悸不能雉經以自裁割
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

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爲舛望明帝卽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
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謚曰恭侯子
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
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
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
魏書曰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
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

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
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
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
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
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
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
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
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

帝卽王位爲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薨以
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
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
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
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
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
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
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

帝征孫權以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
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卽
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韓綜
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

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爲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
從漢水下游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僞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
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
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謚曰壯侯
子肇嗣

世語曰肇字長思

肇有當世才度爲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
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
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爲列侯後爲殄
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攄字顏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仕
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冏輔政攄與齊

人左思俱爲記室督從中郎出爲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
天下亂攄討賊向吳戰敗死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衆爲州郡
所殺

魏畧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興
平末表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爲寇所追走入秦氏
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
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 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爲太
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興義兵邵募徒衆從太祖周旋時
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

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爲虎所
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鷲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

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
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
祖憂之以真爲征蜀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
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
倉文帝卽王位以真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
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
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
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
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
遺詔輔政明帝卽位進封邵陵侯

臣松之案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

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
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
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
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
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
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
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
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
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
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
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
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

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
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
真薨謚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
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
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則彥皚皆爲列侯
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爲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卽位爲
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
殊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
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
王卽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劔履上殿入
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謚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爲太

傳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

魏書曰爽使弟義爲表曰臣亡父真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爲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爲先成湯褒功以伊呂爲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勲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閣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畧允文允武仍立征伐

之勲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甫樊仲課功則踰于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爲宜以懿爲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誚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爲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爲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爲大司馬旣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勲乃欲明賢良辯等列順長少也雖且與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

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爲忌當顧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鄧禹爲太傅皆所以優崇儁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

爽弟羲爲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趨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叙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氏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

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叅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

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辜及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爲後世之法則

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

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徼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嶮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畧盡羌胡怨歎而關

右悉虛耗矣

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爲尚書晏典選舉執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

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丁謚畢軌等旣進用數言于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故避之

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翫充物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健仔教習爲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䟽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已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爲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爲荊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

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

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為本州詣閣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盃飲粥粥皆流出沾胷勝愍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然眾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乃復陽為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荆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副

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答曰輒當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悞口不攝盃指南為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答言當為還荆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為荆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太傅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數俱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

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

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爲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
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
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
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
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
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
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但爲
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拜御牀之本意也臣
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
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
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
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

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
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世語曰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
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
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
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

干寶晉記曰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甲兵
數千人以爲衛 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陛下在外不可
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

大司農沛國相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
劔戟略將門侯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

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義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義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

于寶晉書曰相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

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園爽第四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卽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蹶蹶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卽便喜歡自謂不死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爲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

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爲大逆不道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謚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魏畧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明帝時爲尚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爲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爲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爲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竒才 魏略曰丁謚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

原宥爲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爲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謚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爲人沈毅頗有才畧太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謚已得直開門入謚望見王交脚卧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謚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爲武

衛將軍數為帝稱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謚為散
 騎常侍遂轉尚書謚為人外似踈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
 數所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
 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
 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
 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
 言三狗皆欲噬人而謚尤甚也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
 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謚之計司馬
 宣王由是特深恨之 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建安中為
 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
 中黃初末出為長史明帝即位入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
 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為驕豪時雜虜數為暴

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
 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
 不可彊成軌文雅志意自為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
 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
 之至正始中入為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
 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見從之 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
 有智略張魯前為鎮北將軍休為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
 甘露降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
 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舉號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
 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仕歷上
 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
 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憲八達各

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爲洛陽令夏侯玄爲征西將軍以勝爲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累遷熒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爲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槌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爲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 栢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爲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鄭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爲兖州刺史怏怏不得意又聞當轉爲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

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爲君難爲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爲曉事及爲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爲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彊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

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爲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爲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承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板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

羲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已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旣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爲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

以兵亡不出旬日 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
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
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
孫彊如何且爽兄弟與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
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昔漢之閻
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閹人十九人一旦
尸之况爽兄弟乎 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
有事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爽誅擢爲御史中丞及爽解
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
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爲其主也宥之以
爲尚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
夫綜字初伯後爲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 臣松之案

夏侯湛爲芝銘及干寶晉紀並云爽旣誅宣王卽擢芝爲
并州刺史以綜爲安東參軍與世語不同

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爲新昌亭侯邑三百戶以奉
真後

干寶晉紀曰蔣濟以曹真之勲力不宜絕祀故以熙爲後
濟又病其言之失信於爽發病卒

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
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晏字平叔魏畧曰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晏其時
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卽朗也
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
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爲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

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
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
賜爵爲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
步顧影晏爲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

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卽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
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耶
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
子王宮中向死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
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
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
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已也初宣
王使晏與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與以獲宥宣王曰凡有
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
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 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
母妹爲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已
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況底下之書乎案諸
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
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 皇甫謐列女傳曰爽從弟文叔
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
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
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
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

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異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
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
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
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
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
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
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
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
乞子字養為曹氏後名顯于世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

魏書曰尚有籌畫智畧文帝器之與為布衣之交

太祖定冀州尚為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為五官將文學魏

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鄆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
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
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
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
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
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
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脩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
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
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
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
船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
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為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

吳阻漢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涕泣尚薨謚曰悼侯

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入為腹心出當爪牙智畧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柰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

子玄嗣家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

又

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

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戰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為後式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

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

之策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

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
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
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
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
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
卒復可麤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
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
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
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
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
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
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管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

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
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
徃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
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
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
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
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
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
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
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
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
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

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絲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

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

魏畧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

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爲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間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

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旣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兖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宄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誠鑠等皆許以從命

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爲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爲后家亦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韜曰玄旣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爲憂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卧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

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卽禍及宗侯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惟君侯計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儻不從人柰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同謀起事 世語曰豐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卽殺之

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羨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羨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衆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衆如此羨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羨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羨而至 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殺之 魏略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爲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卽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

者是時豐爲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
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爲
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
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
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卧如是數歲初豐子韜以選尚公
主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
郡守豐嘗於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爲及司馬宣王
久病偉爲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衆
人以爲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
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
如游光其意以爲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
也及宣王奏誅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

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
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
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爲中書二歲帝比
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
乃殺之其事祕豐前後仕歷二朝不以家計爲意仰俸廩
而已韜雖尚公主豐常約勅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
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
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曰夜送豐
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
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
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翼曰中書事發
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

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帝初爲河南尹與駿俱死見

晉書

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

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爲令史責人也卿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囹圄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偏如此也

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

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爲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

魏書曰豐子韜以尚主賜死獄中

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蓄華妍魏氏春秋曰

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容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

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魏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衆賓客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以爲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爲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大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

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卽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爲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攄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爲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表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爲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爲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爲郡守稍遷爲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詔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忽忽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衆人咸以爲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

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爲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爲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歔歔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減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魏氏春秋曰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

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于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旣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

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
 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
 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有
 令聞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
 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
 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
 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爾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
 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
 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
 也果慶及後嗣追封子孫而已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
 泰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為司隸校尉猛
 幽州刺史 傅暢晉諸公讚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奇

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才幹
 至濮陽內史平原太守

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異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
 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
 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
 以致敗

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
 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
 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為
 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竟
 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
 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 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

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埋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

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

荀綽冀州記曰贊子洪字良伯清恪有匪躬之志為晉吏部尚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效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諸夏侯曹傳卷第九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魏書

國志十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叔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栢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

續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 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

友善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相卒官八子儉緄靖燾詵爽肅

粵音敷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

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死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叔舊居西豪

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爲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王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或年少時南陽何顛異之曰王佐才也

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父緄慕衡勢爲或娶之或爲論者所譏臣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栢帝延熹七年死計或于時年始二歲則或婚之日衡之没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爲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於閹

豎用事四海屏氣左館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廻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元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異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族至異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弟謀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

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或留守。會張邈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存，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

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

臣松之以爲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

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

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

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

典略曰或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事不可不以某爲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

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

典略曰或爲人偉美又平原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游許都恃才傲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

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兒趙健啖肉也於是衆人皆切齒衡知衆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臨發衆人爲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誠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衆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

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
荅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爲罵已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左
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 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貌故
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爲或碑文稱或瓌姿奇表
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
之意常憤滿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
欲辱之乃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
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着新衣次衡衡擊爲漁陽參搥
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
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禪
冒畢復擊鼓參搥而顏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
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參搥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

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爲卿往至十
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巾
履坐太祖營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勅外廐急具
精馬三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禰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
異於雀鼠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
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
兩騎扶送至南陽 傅子曰衡辯於言而剋於論見荊州
牧劉表日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爲上賓衡稱
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
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
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
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

爲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

太祖問或誰能代卿爲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爲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爲揚州韋康爲涼州後敗亡

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瞻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爲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

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真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爲馬

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爲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

邵傳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疆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或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疆苟非其人雖疆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

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
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
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
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
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疆其何能爲太祖悅或曰
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
侵擾關中亂羗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
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
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
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
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旣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
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

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
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
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
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
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
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
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
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
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
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
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
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

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
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
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
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
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或前後
功表封或爲萬歲亭侯

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爲功首謀爲賞本野績不越
廟堂戰多不踰國勲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士
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
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
伐與或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
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

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
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勲或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
表太祖與或書曰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爲匡弼
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爲建計君之相爲密謀亦以多矣
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

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
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
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眾前日公破袁尚
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
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
今聞此以爲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爲
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

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或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

荀氏家傳曰：衍字休若，或弟三兄，或弟四兄，諡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群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群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諡子閔，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閔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為脣齒。荀閔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勅敵左。

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閔從孫暉，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祕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

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暉，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並貴重，皆謙冲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或邑千戶，合二千戶。

或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眾。此或觀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

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
 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
 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
 據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
 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擗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
 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勲乞重平議疇其戶
 邑或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
 謙冲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
 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眾光顯於孤者
 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
 欲表或為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
 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

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
 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
 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或以為太
 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
 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
 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
 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謚曰敬侯明年太
 祖遂為魏公矣

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咸熙二年贈或太尉 或別傳曰或自為尚書令常以書
 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
 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

臯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或從容與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衆太祖常嘉納之或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海內英雋咸宗焉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

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郝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爲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爲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鍾繇以爲顏子旣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

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爲之備或後恐
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
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
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徃常與父書言
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
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
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
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太祖
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
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齎爾書犒軍飲饗禮畢或
留請間太祖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
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

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
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
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迴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
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
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
暉虛罔之類此最爲甚也

子暉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
文帝曲禮事或及或卒暉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
深恨暉暉早卒子翹翼音以外甥故猶寵待暉弟侯御史
中丞侯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

荀氏家傳曰暉字長倩侯字叔倩詵字曼倩侯子寓字景
伯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

尚書名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尚書

誥弟顓咸熙中爲司空

晉陽秋曰顓字景倩幼爲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慎密司馬宣王見顓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見袁偉亦曜卿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顓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顓弟粲字奉倩何幼爲粲傳曰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侯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粲荅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

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也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

殯傳嘏往嘑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惲子麒麟爲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年三十薨子頽嗣

荀氏家傳曰頽字溫伯爲羽林右監早卒頽子崧字景猷晉陽秋稱崧少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在朝恪勤位至左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羨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

於家追贈驃騎將軍羨孫伯子今御史中丞也

冀官至中領軍薨謚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冀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冀以著勲前朝改封愷南頓子

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爲侍中 干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勗其餘語則同 臣松之案和嶠爲侍中荀顗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爲非也考其時位愷寔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愷少府弟悝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

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脩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爲八俊位至沛相攸父彞州從事彞於或爲從祖兄弟

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

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愔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愔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

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

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顥侍中種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散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顥收繫獄顥憂懼自殺

張璠漢紀曰顥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顯顯名太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番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顥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桀顥旣奇太祖而知荀彧袁紹慕之與爲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顥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爲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顥未常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

錄曰術常於眾坐數顯三罪曰王德彌先覺雋老名德高亮而伯求踈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爾為首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為披其胷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顯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為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為長史

後荀彧為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顛尸而葬之於爽冢傍

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

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

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

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表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比行布以敗劉備而滅霸等應之

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

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柰何去之太祖曰俛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眞銳而輕敵擊可破也

臣松之案諸書韓眞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

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檣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

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内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

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攸前後謀謨勞動曰

今天下事略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

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幕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

魏書曰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内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

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

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

臣松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

攸從征孫權道薨太祖言則流涕

魏書曰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歲魏書載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卽其人也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荅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

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長子緝有攸風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爲陵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謚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

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旣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人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

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爲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殮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峙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翼方之

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以網羅京都誅闖官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況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已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 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

軍忠感慨發病而死

察孝廉爲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詔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詔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詔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詔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詔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詔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傕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臣松之以爲傳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則不仁之言理

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旣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邁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後詡爲左馮翊催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柰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催等親而憚之

獻帝記曰郭汜樊稠與催平相違戾欲鬪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魏書曰詡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爲令僕論者以此多詡

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催汜等鬪長安中

獻帝記曰催等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詡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催不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

催復請詡爲宣義將軍

獻帝記曰催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爲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催由此衰弱

催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

獻帝記曰天子既東而李催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爲催所嫌欲殺之詡謂催

曰此皆天子大臣卿柰何害之催乃止

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

典略稱熲在華陰時脩農事不虜略天子東還熲迎道貢

遺周急 獻帝記曰後以熲爲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

四年以壽終

與詡同郡遂去催託熲詡素知名爲熲軍所望熲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熲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熲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熲果善視其家詡說繡與劉表連和

傅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

太祖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旣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

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爲讐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

曹公若從詡言以重兵鎮荊州資襄楚舟楫之具練習水師示江東以形勢以全制之則鼎足之分未有必定也千鈞之婚不輕發必審定而後施之江東地險民附賢能為用加以先主相與併力而欲席戰勝之餘率

新附之眾以虛聲震壓之彼固未為動也自赤壁之敗漢南諸郡遂復捐之蓋不以全制其極也夫先主與權則固操之強對馬超韓遂雖復狼顧關右固諸將之匹敵也蘇文忠謂操重發於先主輕發於孫權則以是時蜀中初定一日數驚尚可有乘

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

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略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威懾楊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檝權之手實震蕩之

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於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寔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筭也詡之此規為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為是即愈見賈言之非也

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

之勢孫則國固
民安無遞破之
規也則曷若鎮
撫漢南據上流之
勢集定中國
以形實制之者
身

致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
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
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
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
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
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

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
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
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

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封小子
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
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

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
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
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
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
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
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
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薨謚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
子模嗣

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模子胤胤弟
龕從弟疋皆至大官並顯於晉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
也

世之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或之
 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陳氏此評
 蓋亦同乎世識 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
 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
 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
 杖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讚時
 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
 身首用能動于嶮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船之接劉宗延
 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
 隆翦漢迹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
 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誣
 歟

荀攸賈詡庶乎筭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

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
 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
 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
 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
 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
 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正月初三日午

前校完此卷

夢禎

荀彧荀攸賈詡傳

魏書國志十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魏書 國志十一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爲漢司徒

表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爲功曹郡中奸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爲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爲表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

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日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而慙止布誅乃得歸太祖

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又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眾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眾人聞之大慙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以為行糧而已不以此為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海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

渙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

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為梁相渙每勅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

爲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

魏書曰穀孰長呂岐善朱淵表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徽等以爲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爲罪此則然矣謂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間者世亂

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遂不劾

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爲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爲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爲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爲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問

一五〇八
談
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
危難雖賁育不過也渙子侃亦清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
尚書

表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寓與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
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趨務者常謙退不
爲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爲清平稍遷至
尚書早卒寓字宣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
官而卒與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
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已以世事
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
爲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
準之自序也 荀綽九州記稱準有雋才泰始中爲給事

中表氏子孫世有名位貴達至今

初渙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爲大司農及同郡何夔並知
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
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

晉諸公贊曰亮子粲字儀祖文學傳識累爲儒官至尚書
霸弟徽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

表宏漢紀曰初天下將亂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
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彊而
有禮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知機其神乎見機而作
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
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旣興外患
必衆微將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

徽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

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也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

太傅表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徵

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

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眾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

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眾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

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

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

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表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

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相文

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眾欲

徵福齊相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

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

僭擬干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

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眾可謂不

量力矣子以為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

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眾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

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

為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戢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

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

子然吾憐戢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

荆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

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
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

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

魏書曰文帝初位以範子參爲郎中承孫邵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爲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

博物記曰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

轉爲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爲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

卒三萬騎萬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

臣松之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太祖定鄴後也案度傳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鄴

自後遠征唯有北征柳城耳征柳城之年度已不復在矣

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荅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爲人臣者固若是邪曹

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

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

遷爲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茂以選爲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爲中尉奉常文帝

在東宮茂復爲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

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

玄別傳曰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

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

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

既還舊土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

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太祖大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

魏書曰太祖以其子泰爲郎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劔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

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虞密與議疇因說虞曰今帝主幼弱奸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聽

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閒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荅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

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表紹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

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為蓆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

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誶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表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

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拜爲菑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

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侯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眾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

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表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

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眾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

疇自以始為居難率眾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

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弃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遼東斬送表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吊祭太祖亦不問

臣松之以為田疇不應表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盡

以重其已故了
名厚之是已不
之能之

規魏祖建盧龍之策致使表尚奔迸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以明其為賊胡為復吊祭其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謀使其至此也疇此舉止良為進退無當與王脩哭表譚貌同而心異也

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

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脩令田疇至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表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

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

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

魏書載世子議曰昔遠敖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食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毀至

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爲重 魏略載教曰昔
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爲求仁得仁疇
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卽墨翟
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爲復
使令司隸以決之 魏書載荀彧議以爲君子之道或出
或處期於爲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
以爲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
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人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
世子議臣松之案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爲臣妾於
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不取金孔
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路拯溺者其人
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案此語不與

繇所引者相應未詳爲繇之事誤邪而事將別有所出
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
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
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
顧乎疇荅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
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
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
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荅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
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
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
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

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

融集有融荅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荅曰掾清身絜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

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爲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卽墨令後復爲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潒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背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

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志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

傅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

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臣松之案：田疇傳疇為袁尚所辟，不被譚命。傅子合而言之，有違事實。

以脩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各，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魏略曰：脩為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因奏記曰：「脩聞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謹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欣於所受，俯慙不報。」

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餐何者力少任重不堪而懼也謹
貢所議如左太祖甚然之乃與脩書曰君澡身浴德流聲
本州忠能成績爲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
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
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
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過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媯滿建
侯于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
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
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爲首及聞袁軍師衆賢之議以爲
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閑於司金至
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
疑但恐傍人淺見以蠡測海爲蛇畫足將言前後百選輒

不用之而使此君沉滯治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
意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淫毒亂耳假有
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帝察
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爲馮翊從正卿往似
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
非有所間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旣君崇勲業
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後無幾而遷魏
郡太守

魏國旣建爲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脩以爲時未可
行太祖採其議徙爲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
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
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

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字朱表高亮雅直司馬文王爲安東儀爲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殺之子褒字偉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爲務旦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栢樹褒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悴未曾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爲褒刈麥者褒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褒門人

爲本縣所役求褒爲屬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褒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遣諸生一縣以爲耻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褒獨以爲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爲婚彥果爲西夷校尉褒後更以女嫁人彥弟馥問褒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自處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賢兄子葬父於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褒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 邴春者根矩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遊學身不停家鄉邑

翕然以爲能係其先也。襄以爲春性險狹，慕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襄常以爲人所行，其當歸於善道，不可以已。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有致遺者，皆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蠡起，襄宗親悉欲移江東，襄戀墳壠，賊大盛，乃南達泰山，郡襄思土不肯去，賊害之。漢晉春秋曰：襄與濟南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仕顯名，襄以父爲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也。魏略純固傳以脂習、王脩、龐涓、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爲一傳，其脩、涓、聘三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見張旣傳，單固見王淩傳，餘習、憲二人列於脩傳後也。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

孔融親善。太祖爲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徙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樂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爲其郡右姓。建安中爲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篤爲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衆，從羗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徼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

當送之達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間達等達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任鬱洲山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

邪

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徙署丞相徵事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原與平原王

烈俱以選補

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涼茂爲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

原別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荅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齒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

君知之乎原荅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彊識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王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充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

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爲郡所召署功曹王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

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荅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脩性保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祖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釐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紫跋涉彼匹婦

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已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荅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詒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奔爭梟原於是遂復及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鷄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

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註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願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任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日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擊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大祖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

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親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時不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寧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憚憚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紛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悖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

之

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

荀綽冀州記曰鉅鹿張貌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陽有名於魏父邈字叔遼遼東太守著名自然好學論在嵇康集爲人弘深有遠識恢恢然使求之者莫之能測也宦歷二官元康初爲城陽太守未行而卒

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孰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

傅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

曾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

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賙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竝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

傅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

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皇甫謐高士傳曰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鬪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着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

王烈者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爲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

先賢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丘爲師

二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廬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爲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爲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爲改過子旣以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旣爲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

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耻惡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爲善也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于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王皆親驟

乘適烈私館疇諮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
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
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
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爲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
患使遼東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
累徵召遼東爲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寢疾年七十
八而終

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
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卽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
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
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旣已西渡盡封還之

傳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

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
乃將家屬乘海卽受徵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
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
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
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
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
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
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傳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
宗呂尚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
帝業克成大勲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
內省頑病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

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

傅子曰司空陳群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卽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

聞

尚書君奭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於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

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虚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又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荅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脩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

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棗梲駕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疴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闕於園圍臣揆寧前

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者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

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鷲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舍章素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闡奧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

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群公思求儁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華門偃息窮巷飯糲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衮職有關群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上良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又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儔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

王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
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
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群
生彝倫攸叙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
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
載

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
賢著於揚歷也

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
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
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
言意常嘉之豈自適之而違本心哉

傅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
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
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
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
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熙熙然甚柔
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
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
乎

時鉅鹿張璠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璠少游
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
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
任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

異者郡累上疏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巍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

尚書顧命篇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注曰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

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齎以問毓毓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乂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

年戴鷲之鳥巢冢門陰冢告門人曰夫戴鷲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鷲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題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表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

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

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峭澗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
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所棗樹共盟而別昭雖有
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於鄉黨建安十六
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劫略昭
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
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
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
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任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
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爲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自
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
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

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
理辭意謙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

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夔散騎常侍荀顗鍾毓
太僕庾嶷

案庾氏譜嶷字劭然潁川人子儻字玄默晉尚書陽翟子
嶷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遁胤嗣克昌爲世盛門侍中峻
河南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長史顗遁之孫太尉文康公
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達至今

弘農太守何植等

文士傳曰植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幽
州刺史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植子龕後將軍勗車
騎將軍惲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司空

文穆公充惲之孫也貴達至今

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

高士傳曰朝廷以戎車未息徵命之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卽徵後顓休復與庾疑薦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卿今顓等位皆常伯納言疑爲卿佐足以取信附下周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乃從誕議也

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覲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

傅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周乎俗內秉純絜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 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窋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

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
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
於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
之人與狐兔同群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
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
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
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
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我不中爲卿作君當去耳先乃
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
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魴祝魴非魚非肉更
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殺獍邪郡人不知其謂
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謂吳殺獍謂魏於是

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
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爲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
先濶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孰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
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
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 高士
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大陽無父母
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
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臥不設席又無草蓐
以身親土其體垢污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
日一食欲食則爲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
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
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

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
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
經以爲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
袒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能審其意
度年可百歲餘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
以知之也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
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
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
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爲棟
宇闡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
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
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

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
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
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於不
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
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 魏氏春炅曰故梁州
刺史耿繡以先爲仙人也北地傳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爲
之傳而莫能測之 魏略又載扈累及寒貧者累字伯重
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
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箱芫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
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
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
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

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甌甑爲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樂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帑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

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又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胸糒一升而止 臣松之案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仄牛廬止其中以爲仄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爲黃犢先等作園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

臣松之以爲蹈猶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

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琚胡昭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去又歸前並我河申正月初五日發完此卷

不知其不知其能一向辭一長而止 且公之素履也云

停歇以意原和之問其祖裕亦不肯言其因與前辭及不

與賦味皆至其此之神我強由景入隨其不幾車觀清軍

如多人問其教字又不肯言姑因觀之曰其食也近素淡

不肯如得濕以其難讀餘稟日正長余亦不取與行之之不

聖